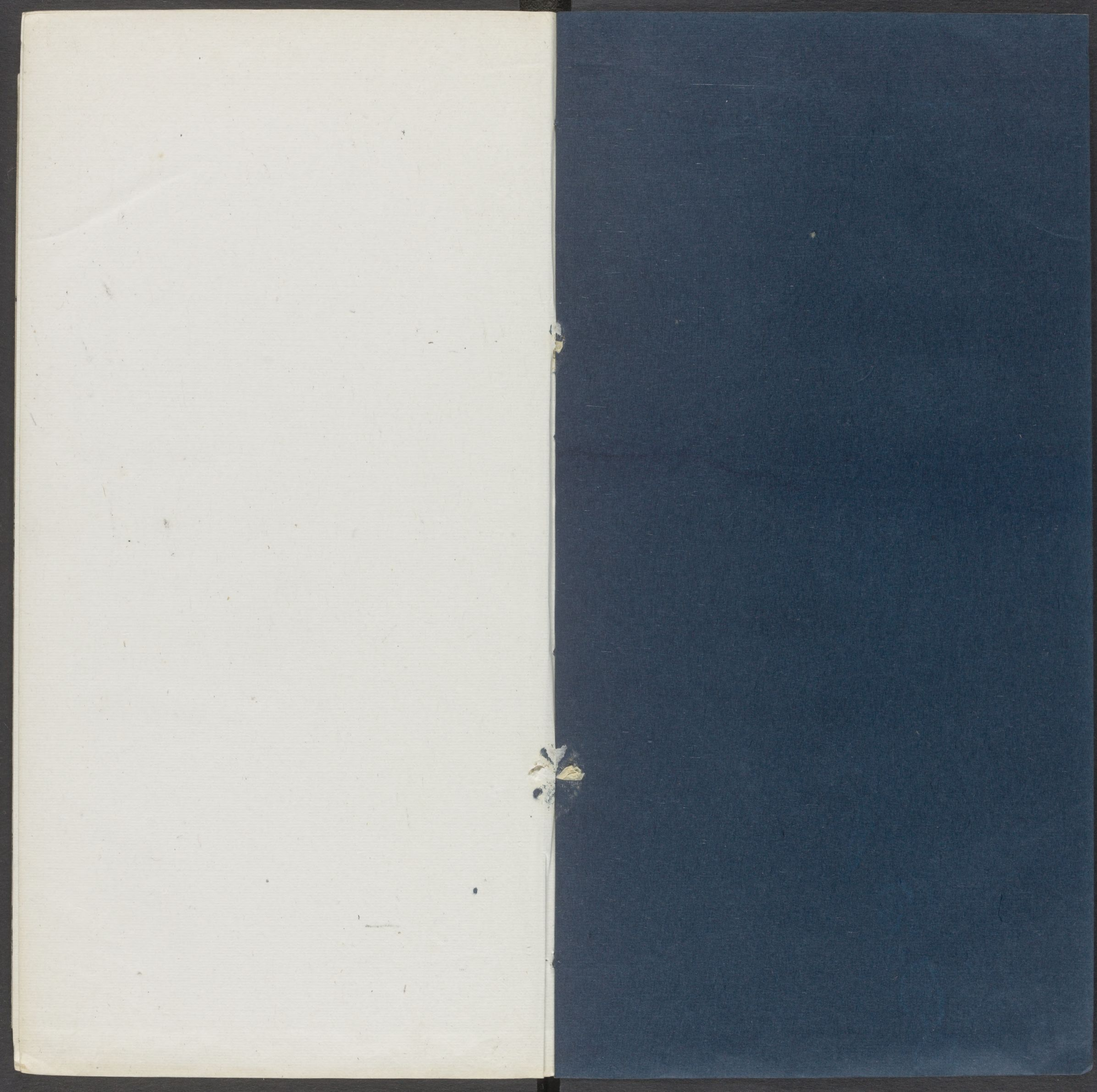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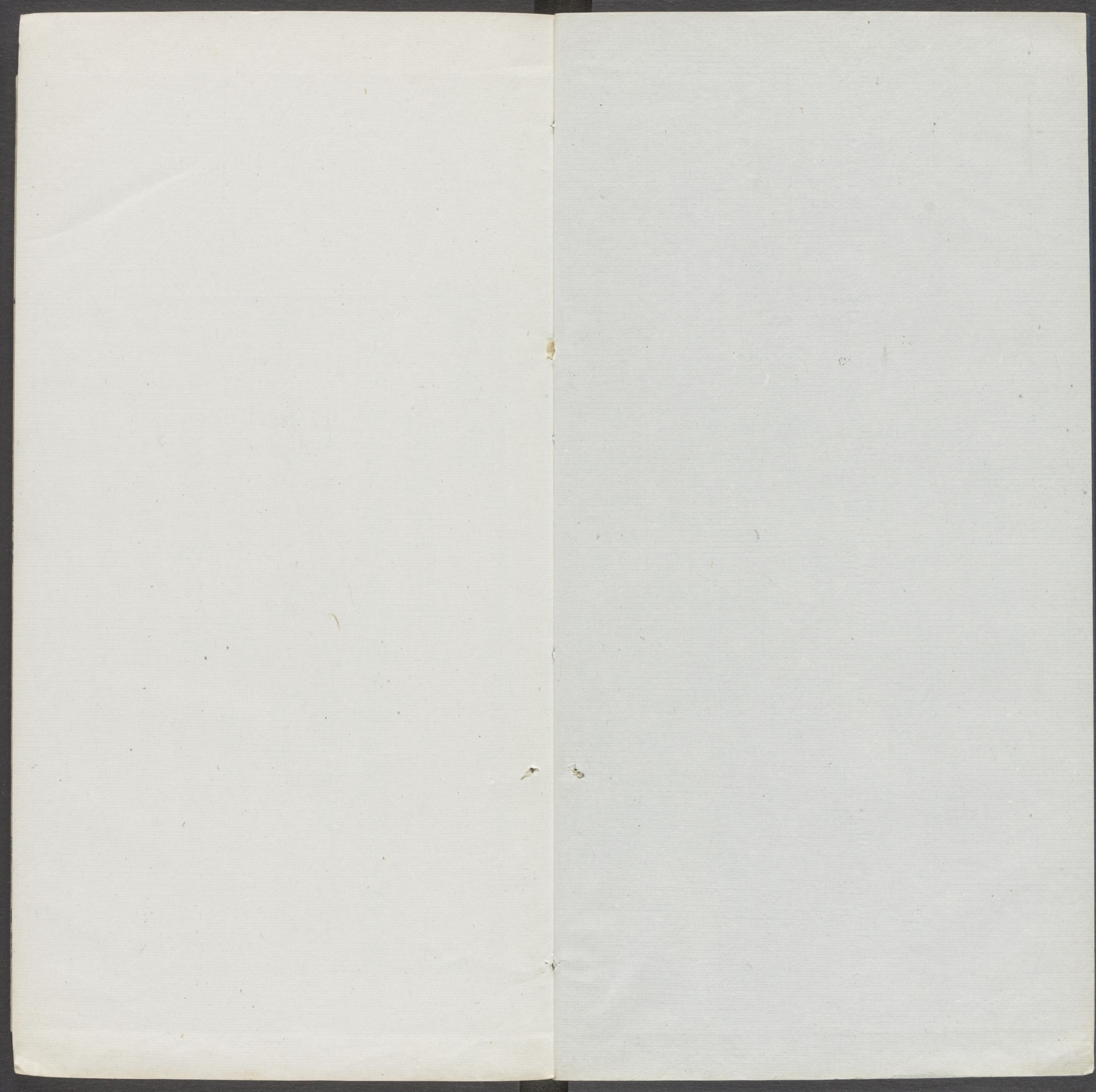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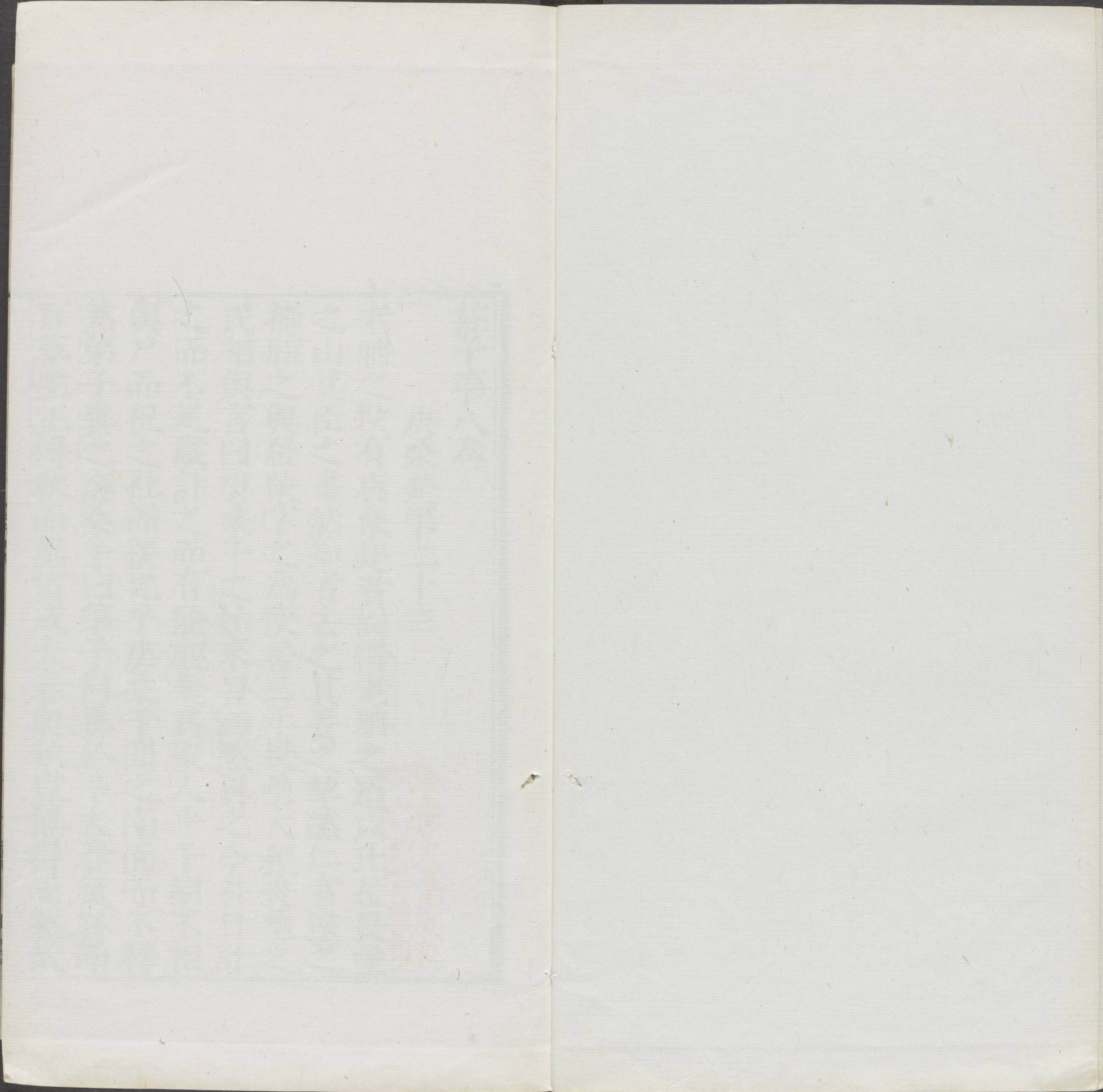
5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OCT 11 1932









莊子第八卷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比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  
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  
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  
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  
于賢人之間我其拘死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  
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鱓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雙  
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  
礪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安鑿垣墉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  
爲盜日中穴冢藉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  
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也南榮越時蹇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  
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  
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迷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迷勉闡道達耳矣庚桑  
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  
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南見老子南榮趺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  
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  
皆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  
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  
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  
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迷  
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  
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  
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  
去其所惡十日自然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  
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而內

不可繫而提將內捷藉內獲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  
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  
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  
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  
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  
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  
諸人而求諸已乎能條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  
子終日嗥而嗑不復於適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  
握音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偏不在外也行  
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

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  
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條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  
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  
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  
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



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  
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  
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  
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  
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  
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  
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  
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  
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

窮者物入焉與物具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  
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矣莫憐于志鎮鄒爲下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  
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  
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  
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  
有長而无乎本剝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  
乎處者字也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  
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

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无  
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  
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  
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  
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為友是三考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豨鳩也披然曰移是嘗  
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臘音  
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偃焉為入事移是謂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  
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管使人以為已  
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  
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蚶與鸞鳩同於同  
也張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兒則以姬大規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无親至  
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  
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  
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湯習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元為而元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元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假歸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人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元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元有也介

則者侈教終畫非譽也晉靡咎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覩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元為則為出於元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  
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者欲擊韜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  
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  
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  
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  
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  
殺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  
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  
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  
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  
逕踉良位其空聞人足音疑矩然而喜矣而況乎  
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詹歟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  
林食芋栗厭葱韭以宿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  
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无

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害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

懸之間无徒藥於錙鹽之官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辭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之官筋力之士於難勇敢之士合

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

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  
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  
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  
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  
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  
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  
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也失子也而未始  
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

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鳩慢其鼻  
端若蠅異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  
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繁廉善士也其於不  
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曰

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  
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  
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  
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  
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  
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進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松  
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天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  
以教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錮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  
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  
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  
彼故嚮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  
賣之彼惡得而嚮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  
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



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  
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  
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  
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  
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謚實不聚名不  
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求

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已也及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  
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歿音曰爲我  
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歿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  
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  
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歿曰夫與國君  
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  
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歿汝何足以識  
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  
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臬未嘗好田而鶉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

之遷樂於天吾與之遷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  
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  
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  
然有世俗之僨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  
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元幾何而使  
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  
易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  
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  
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

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寡利仁義  
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  
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薄結也夫堯知賢  
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  
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  
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  
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  
彘是也擇䟽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  
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  
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

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  
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  
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  
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  
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  
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奔知於魚得計於羊奔意以  
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羊也繩其變  
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  
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

也桔梗也雞靡於容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  
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  
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  
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  
以爲未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上也審  
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日之於明也殆耳  
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矧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  
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基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  
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元已不

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  
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日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速之入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  
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  
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  
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而不可以无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  
可不謂有大揚摧解音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  
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於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  
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音鼃于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  
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元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音冬  
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信家

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  
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  
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欲其  
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  
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  
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直季  
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若人  
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  
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 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  
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渝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  
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處法得

其兩見仲尼之盡虜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无歲  
无内无外魏瑩與田侯卒約田侯卒背之魏瑩怒將  
德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  
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  
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  
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齊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  
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逐比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  
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  
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惘然若  
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入也聖人不足以當  
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嗃也吹劔首者吹音

而巳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呷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无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巳矣彼知丘之著於巳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巳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

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穫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亾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蒺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巳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幸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

哭之曰子平子平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邊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殺伯常蹇絺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殺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絺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因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併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

名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

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  
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  
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  
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  
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  
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  
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  
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  
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

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  
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性无窮吾求之  
未其来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爲  
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山夫胡爲於大方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然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莊子第八卷終

莊子第九卷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凶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  
江蓀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  
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  
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階  
而無所逃墮齧蜂蟻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  
皆流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

於是乎有償。爾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音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

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音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家，大儒應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阪，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音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

耕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立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凶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

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

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决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徐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

聰鼻徹為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守之日夜无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无空虚則婦姑勃蹊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音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熾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

以賊尹藉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  
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  
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  
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  
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蹄河  
塗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塗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  
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  
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言  
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  
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  
然无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  
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  
均天均者天倪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  
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  
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齪立

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  
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  
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  
罪乎曰既已縣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  
釜三千鍾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  
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  
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  
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惡  
乎其不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



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  
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  
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  
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  
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  
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  
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  
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  
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  
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  
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  
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  
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  
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

之農曰捲捲音推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  
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  
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  
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  
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  
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

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  
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元君求王子搜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  
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  
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  
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  
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

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  
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  
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  
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問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  
者還及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  
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

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

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及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

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  
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  
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  
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  
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  
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紉而表素軒車  
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  
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會子居衛  
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緹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  
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  
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寒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无位而不作音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海河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

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顏色其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齊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

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  
琴而弦歌子路挖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  
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  
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  
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  
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  
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  
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洞一作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  
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  
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  
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  
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

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無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九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浴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夫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繫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宄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車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矣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  
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

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  
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于脩文武  
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于天下何  
故不謂于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距子以其辭說子  
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于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  
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  
為身下无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  
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  
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殺

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无異於磔反竹客大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  
不念本眷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  
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  
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  
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  
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  
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

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  
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  
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  
眷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  
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  
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  
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  
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徃見耶孔子仰

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无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

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上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䟽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

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  
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  
爲名我正爲和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  
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  
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  
則一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  
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  
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  
義將失而所爲无赴而富无徇而成將弃而天比于  
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

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如  
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无足  
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  
能行邪故推正不忌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  
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  
去至重弃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  
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  
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无足  
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  
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  
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  
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  
之體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  
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  
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不

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弃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  
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  
以興名譽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  
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  
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

筦籥之聲口嘆心驚黍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  
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  
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  
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黜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  
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  
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  
財單以及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  
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